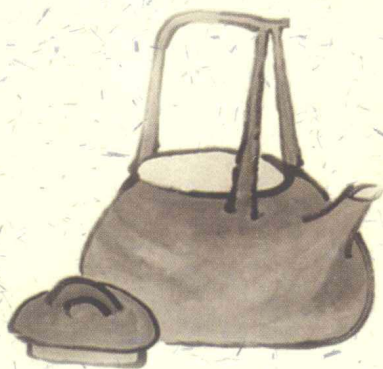


桑榆六记

通过对工作与生活的回顾，得出一个结论：深刻领悟人到老年才真正地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以坚定的信念、丰富的阅历，来全面地品位人生。

张夷人 王秀清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桑榆六记

张夷人 王秀清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榆六记/张夷人 王秀清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237 - 160 - 6

I. 桑… II. ①张… ②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245 号

书 名: 桑榆六记

作 者: 张夷人 王秀清

责任编辑: 朱奎玉

封面设计: 刘 丹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160 - 6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市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销售热线: (010) 62882626 66768547 (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储运部 (010-66767383) 联系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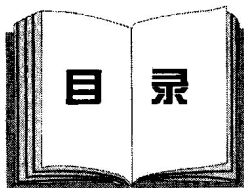
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在小的时候是四条腿，长大了变成两条腿，老了以后又变成了三条腿？记得我是在哥哥指着大门外一个拄拐杖老头的暗示之后，才回答对了的。人，来到世上先以四肢爬行，然后到直立以两腿行走，而到了老年则要借助拐杖，以三个支点的方式站立与行动。

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是不能改变的人生进程，俗话说：谁都有老的一天。现在，全国有近1.5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12%，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已经步入了老龄社会，对此，国家设立了“全国老龄委”、“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专门机构。在我国，老年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们是1999年1月走进老年人这个行列的，在经历了由工作到退休的人生重大转折之后，已经适应并习惯了这种休闲而安详的生活。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的生活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几年来我的实践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我以“记”的形式写下来与老年朋友交流。步入老年，办理了捐献遗体的手续，慎终如始地

以再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的方式来彻底解脱；为了走得更快、更远，学车开车；装修房子，布置安乐窝；自找乐趣，以石抒情，刻章治印，陶冶情操；与众多的北京人一道抗击“非典”，战胜瘟疫；登山览胜，爬城望景，临海避暑，农家院里休闲，游大河过大川，走向大自然。记录下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老龄生活。



前 言	(1)
-----------	-------

志愿捐献遗体记	(1)
---------------	-------

- 退 休
- 志愿捐献遗体的思考
- 决定志愿捐献遗体的经过
-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 慎终如始

治印记	(21)
-----------	--------

- 动因与目标
- 学习临摹
- 探索创作
- 以石抒情
- 如入云雾山中

学车记	(47)
-----------	--------

- 早期学（接触）车
- 有了私家车

● 学车目的	(52)
● 学车经过	(55)
● 初期开车情况	(58)
● 第一次跑长途	(63)

装修记	(67)
● 选择位置与装修准备	(68)
● 装修实施	(73)
● 讲求简洁实用	(78)
● 注重节能	(81)
● 几点感受	(84)

抗“非典”记	(93)
● “非典”袭来	(94)
● 众志成城	(97)
● 几点思考	(111)

游山水记	(117)
● 早年的一些记忆	(118)
● 另一种亲山近水活动	(120)
● 早期的旅游	(130)
● 退休后单位组织的春（秋）游	(139)
● 亲朋结伴游	(145)
● 旧地重游	(159)
● 长假游	(167)
● 旅游资料与购物	(174)
● 老年游的注意事项	(187)

附录：50 个日日夜夜	(190)
● 炮校毕业	(190)
● 入 朝	(194)
● 志愿军生活	(199)
● 撤 军	(213)



志愿捐献遗体记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朱自清语，摘自《朱乔森文稿》

退 休

1999年1月，我年满60周岁，老伴也56岁了，几乎是同时办理的退休手续。

退休意味着人一生主要的历程已经走完了。依我的情况，19岁之前是成长学习阶段，以长知识学本领为主；19至60岁的40年是青年到壮年的工作过程，这一段应该是对国家、对人民尽职尽责的时期，当然，也是人生最光辉灿烂的阶段，包括立业、成家，工作上则是从学着干到独当一面，再进而带领别人干；接下来是步入60岁后的老年阶段。说来也巧，接到退休命令（在军队退休是以命令的方式明确的）正好是我60岁生日那天。当时，我正准备随老伴去哈尔滨参加他们系统举办的一个年会，虽然对于退休我已经早有准备，在与单位领导的平日沟通中已经表示了到了年龄我就想退下来，但接到退休命令后还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首先闪出的是“我已经步入了老年”。自1957年从南京炮兵学校毕业后，到1978年的21年间，我是在野战部队工作的；1978年到退休，又是一个21年，则是在炮兵研究所和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科研工作的。在哈尔滨开会期间，得以到我曾工作过20多年的老部队去会一些老战友。这是一支有着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有红军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的主力，解放战争时期为华东主力部队之一，三年解放战争共歼敌近30万，自1958年从朝鲜回国后就一直驻扎在黑龙江。部队的一些老的首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地离休回到江浙老家住进了干休所，80年代我回去过，当时一些军、师首长大多是我的直接领导。而这次回去是一些比我稍晚入伍的同志在这些岗位上，认识的人和熟悉的面孔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相继转业在地方上工

作的同志，相聚时多是互见白发了，与我同龄的战友都已经退休了，他们欢迎我加入退休的行列，共同走完这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本来人生旅途上的与时俱进基本上是同步的。

在北京，形容走完一生的人是去了八宝山，那么退休的人完全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五宝山”或者是“六宝山”了，七、八十岁有了大病就是进了“七宝山”。退休，标志着人已经步入了老年，过去对60岁称为“花甲之年”，说天干与地支搭配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又称为进入了“耳顺”之年，说的是人到了这个年龄，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有了60年的生活实践，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练，对于别人说的话或社会上的一些说法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认识。所以说60岁是个人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退休也可以理解为从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了以休息或休养为主的生活，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已经基本“定论”，下一步就是“盖棺”了。

面对退休，我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以“慎终如始”四个字刻了一方石印，作为律己的格言，尽量地做到退而不休、老有所为，并勉励要严格要求自己，遵纪守法，好好地度过晚年，已经退下来不干工作了，不能给国家、单位找麻烦。二是向单位说明，将我的办公桌先保留一段时间，这期间我整理好手中的资料，该退还的退还，该移交的移交，该销毁的销毁，同时在生活节奏与习惯上给自己一个过度期。头一个月，我仍然按时上班，将我在课题中承担的工作搞利索。从第二个月起，或晚来早走，或到班上半日，并或多或少地参加一些单位的集体活动，将一生中退休的质变以渐变的方式进行，使自己逐渐适应退休生活。三是选定学习篆刻为“老有所学”的第一个内容，我认为通过篆刻既可以锻炼眼力，又可以活动手臂，要完成一方印的刻制，还得有十分的耐心，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四是在办理退休证的同时也在居委会和街道办理

了老年证，给自己步入老年通过合法手续正了名，让我已经是老年人了的实际取得社会的认可。实践证明，我的这种退休过程对我来说是适宜的，三四个月的过度期后，就十分自然、顺利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十分平稳地步入了老年的退休生活。

志愿捐献遗体的思考

我与老伴做出志愿捐献遗体的决定不是偶然的，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思考逐步形成的。

首先，我的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民国初期读完学业后，虽然一直在有外国传教士的教会学校教书，但本身是个无神论者，在社会上刚开始有火化（火葬）时，就说过，他死后要火化并不留骨灰，1967年他去世时我们就是按父亲遗愿办的。其次，我从参军起，就已经将一生交给了人民，炮兵学校毕业又去了朝鲜，虽然已经停战，但刚刚散去硝烟的战场上仍留有許多两军厮杀的痕迹，焦土、弹坑随处可见，残垣断壁村村都有，特别是一些山坳里的烈士墓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仅是“青山处处埋忠骨”，而且一些没有名字的石碑下多是数具尸骨留在了异国他乡。第三，我的老伴性格开朗，一生与世无争，退休前的20多年是从事书籍、期刊的编辑工作，前些年就说过，老了要到医院去登记死后献出眼角膜，再为他人做点有益的事。

直接唤起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兴起的丧事大办之风。人死了，活着的人应该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哀悼、怀念。我的母亲是1998年秋去世的，我们在国内的所有子女与一些亲朋好友在火葬场开了一个告别追悼会，表达我们对老人深切怀念，由我大哥起草的悼词是这样写的：

我们亲爱的妈妈，跨进了92岁高龄，近日终因病老不治，走完了辛勤慈爱的一生，于9月21日农历八月初二10时38分与世长辞了。

我们的妈妈，从1907到1998经历了几乎整个世纪。在旧中国长期贫穷战乱和外族压迫的艰难岁月里，在新中国前段极“左”当道，知识分子屡遭整肃的动荡生活中，妈妈和爸爸一起，担负起清苦沉重的生活担子，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抚养成人。老年时又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在我们每家有困难的时候，帮我们照顾孩子和分担天灾人祸强加在头上的种种苦难。妈妈在自己能够劳动的时候，以千辛万苦又无怨无悔，化作对子女对亲友以及对人们的深情厚爱。她诚实处世，热心待人。爸爸和妈妈都从小来自农村，在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年月，妈妈伺候一大家人口，做饭洗衣服做衣做鞋。我们兄弟姐妹人多，爸爸当教员收入少，妈妈就做零工、搞副业、养鸡猪，也养过蚕和兔子。晚上我们都睡觉了，有时一觉醒来，看见妈妈半夜里还在灯下给成衣铺撬纽扣儿，越是到年节之前越是忙碌，为的是赚一点钱买菜买肉让我们快乐地过年节。妈妈既勤劳又手巧，直到我们中学毕业离家之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她自己做的。并且总是把我们打点得整整齐齐。妈妈一辈子好胜要强，做事细致认真，力求完美，凡事尽最大努力。解放前后几年妈妈又到工厂做工，不但工作成绩好，人缘也好，我们记得家里墙上常常挂着她获得的奖状。妈妈自幼读书不多，但在爸爸的影响和帮助下，思想开朗，超脱世俗，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她支持儿女们工作和学习上进，从不因为家里困难扯我们后腿。几十年来，她尽了她的所能，无微不至地爱护我们，并始终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早春二月，远隔重洋的大儿子和儿媳，在阔别10年之后，冲

破重重困难总算和老妈妈难得地见了一面。

人世代谢，物换星移，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我们的老妈妈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感谢亲爱的妈妈，永远怀念我们亲爱的妈妈！

- | | | |
|-----|-----|-----------------|
| 长 子 | 张念人 | 原驻外领事馆领事（参赞衔） |
| 长 媳 | 刘秀英 | 原四机部六所研究员 |
| 次 子 | 张友人 | 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专家 |
| 次 媳 | 周秀玲 | 北京结核病医院护士长 |
| 长 女 | 张不群 | 原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
| 三 子 | 张夷人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技术4级） |
| 三 媳 | 王秀清 | 《中国能源》杂志主编（副编审） |
| 四 子 | 张为人 | 沈阳市第四十四中学校长 |
| 四 媳 | 李宝珍 | 沈阳市皇姑区税务局职员 |
| 二 女 | 张不时 | 沈阳市东陵区税务局职员 |
| 三 女 | 张不同 | 东北财经大学信息系主任、教授 |
| 三女婿 | 王宝昌 | 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 |

1998年9月25日

人总是要死的，但对死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的一些帝王，从登基那天起就开始在修建宫殿的同时，也为自己选择并着手修建陵墓，为死做准备，死的时候要随带许多珍宝到“地宫”中去，甚至残忍地用活人陪葬。现在也有人生前就为自己建墓，而且修得十分豪华。有的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的色彩，说人死了是到了阴间，那里与现实社会一样，送葬时要披麻带孝，要烧一些纸人假马、“电视机”、“洗衣机”，甚至还带上“小秘”和“三陪小姐”。有的丧事大办，借题发挥，收礼敛财。实际上，人死了就是解脱了，一些大操大办的场面是做给活人看的，死者本人什么也不知晓，真正的孝心和

关爱应该表现在人死之前，在送别亲人时亲朋好友相聚，共同寄托哀思的同时，更多地应该是互相之间的帮助、关爱与勉励，让活着的人们生活工作得更好。

对待死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在力求长寿上。应该说希望和力求长寿是对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卫生和医疗条件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也在延长，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则是八九十岁很正常，科学家在预测，人的平均寿命完全可以达到一百多岁，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并力求实现的。为此，人们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身体锻炼。但对长寿不切实际的奢望与追求就有问题了。如古代的帝王为了长寿，不惜重金和牺牲他人性命去寻找所谓的“长生不老药”，为了医病，愚昧的人求助于巫师神汉。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什么甩手疗法、凉水疗法、鸡血疗法。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特异功能和所谓一些神“功”的伪科学盛行，突然间冒出了许多“大师”，功能特异，能隔墙识字，可不开盖从瓶中取出药片，会预见未来，手一拍你身上就起火，一把铁勺到了大师手里就软得像面条一样。更神奇的是，大师一发“功”就包治百病，到处表演、讲座。现场的表演就更加神奇了，大师一抬手，下边的人不是踢腿就是跺脚，瘫了多年的病人，只要大师比划几下，就能够站起来了。还印了大量的体操不是体操，又不是科学地修身养性的小册子，骗得一些人生旅途过半的中老年人着实是有点走火入魔，不花钱能治病的好事哪能放过，能够长寿更是求之不得，岂知通过听讲座、练功、买书，大量的钱已经被大师收进了腰包。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放改革之后，社会处在转型期，摆脱了极“左”的束缚，人们的信仰与信念出现了一时的真空，近30年来人们脑子里填满了的“语录”不说也不用了，于是一

些挂着“真、善、美”幌子的大师纷纷出笼乘虚而入，甚至发展成为邪教。之所以一些“功”能够迅速地在很大的地区甚至全国蔓延，是他们欺骗的手法迎合了人们消灾去病希望长寿的心理。

决定志愿捐献遗体的经过

1999年5月，我们从电视上得知，北京开始接受个人的遗体捐赠，首批接受遗体捐赠的有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三家单位。5月27日，我与老伴来到距我们住处最近的北京医科大学，领取了申请登记表，填好后，到海淀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由于这是刚刚开展的一项工作，加之是免费公证，公证处的人并不热情，等了好长时间才办完这么个简单的事。实际上我认为公证完全能够简化，如同丢自行车牌照去补办一样，由单位（或者叫组织公证）开一个证明就应该可以了，关键是本人与子女要签字。6月3日，带着公证材料和原来的申请登记表再回到北京医科大学，这才算办完了捐赠遗体的事，我与老伴各领到一张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签发《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老伴的编号是990025，我的是990026。

在北医大领取申请登记表时遇到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记者，她正在对一位准备捐赠遗体的中学生进行采访，说中央电视台正打算办一期有关捐献遗体的《实话实说》节目，约我们一同参加。大约在一个月后，我们参加了这期节目的制作，在现场除有志愿捐赠和准备捐赠遗体的人之外，有不少医务工作者，以及一些捐赠身体器官和接受移植器官的人。“实说”的气氛十分热烈，在主持人崔永元的引导下，由开始的一般的遗体捐赠到捐出各种器官。给我们留下印

象最深的，一是目前我国这项工作才刚起步。这是一件打破传统观念、移风易俗难度很大的事，多少年来都是人死了“入土为安”，现在对于火葬尚有不小的阻力。正因为如此，在现场许多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学医的一些学生，道出了没有可供学习解剖的身体标本，甚至用与人体近似的动物来进行教学，是影响医疗水平提高的一个原因。一些发达国家，10个左右的学生能够得到1具人体进行解剖学习，我们国家一个班还分摊不到1具，一些医学院校还将制作精美的人体器官标本拿到现场进行展示，目前有不少医生就是通过这些标本来学习与掌握医术的。二是器官移植更加重要。有些器官移植后就能够直接使病人起死回生，且对移植者无大影响，在现场就有几对移植者与接受者，以切身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能够移植人体器官或植入人造器官来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地步，不少器官的移植成功率已经很高，肾、眼角膜的移植几乎不再是什么“大”手术，许多医院都能够做。三是遗体与器官的捐赠与移植的开展，除了要突破传统观念的阻力与束缚外，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到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立法、社会道德、人生理念与习俗等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先是准备在去世时捐赠眼角膜，现在可以捐赠遗体了，但办理了整个身体的捐赠还不等于能够捐献角膜，还必须到专门的机构再办理眼角膜等其他身体器官的捐赠。整个晚上在崔永元的主持下，最后以探讨器官移植是否应该从脑死亡开始而结束。

我所在的单位军事科学院对我们的举动也十分重视，在向医学院正式办理手续那天，不仅派政治部一位干事一同前往，还将我们这事在《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上做了报道，并在院主楼前的广告拦目做了宣传。关于捐献遗体，在这里我与老伴是这样写的：